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七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天下用之利者無說於國制持字耳

人主者天下

之利勢也

勢之最利者也

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

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

之

有國不如無國

齊也及姜其素為匹夫不可得也

其素謂

而齊得宋獻是也

此云獻國城之後其自以各私為謚故與禮不同也

故入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

能自安也安為者必然速也

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

謹擇也謹慎

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

之釋





之挈提國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為禮義而行言行一不義

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標然扶持心國且若

是其固也標然落石貌扶持其心扶持其國不行之所與為之

者之人則舉義士也其所與共為治政之人則皆之所以

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率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

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

所極信率羣臣歸嚮之者刑措義之志意故不懷不如是則下

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其綦定而

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丘無置錘之地誠義乎志意加

義平身行仲丘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行言著之言

語以義著言語謂所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

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丘行義既成今亦以天下

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

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

既為政比日以義又申重以賞罰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

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謂當為副謂開

白湯武是也謂當為濟以一國皆知行於義湯以卓武以

鄩皆百里之地亳湯國都鄩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天

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心故焉以

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他道而德雖未至也

義雖未濟也謂當為濟以一國皆知行於義然天下之理略矣

謂當為濟以一國皆知行於義



天下之理謂條理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  
禮成也己不詐也禮記曰與其

者略有節矣也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地也  
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

也皆知其可與要約政令已陳雖觀利敗不欺其民  
謂若

不欺也要一堯反  
約結已定雖觀利敗不欺其與  
與相親

公叩二日之糧不謂若齊桓許救魯衛不  
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

其暴明與國信之暴虐當  
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

伯是也伯讀為霸又如字諸侯之長為  
非本政教也

伯春秋左氏傳諸侯皆為伯也非其暴文理也  
雖有名德如堯舜

政教未盡脩其本也  
非致隆高也  
禹湯之賢宗高也

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  
未符天下歸心如文王也此言未

也鄉方略  
不在用仁義也  
審勞佚  
勞之術也  
謹畜田積  
蓄積不脩戰備齟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

交耗費齟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

齟齬相沖也齟然上下  
相向之貌齟上角反  
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

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  
其彊能

他故焉略信也  
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信而行之故能

也挈國以呼功利  
此論權謀者也提挈  
國之人以呼召功

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  
張內則不憚詐其民

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士功詐其  
外則不憚詐其與而

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東  
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

常欲人之有有土地  
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

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  
則是上下析也  
離如是則

敵國輕之故擊之也  
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

危削其暴之而亡其極者齊閔薛公是也  
田文齊閔王



之相也齊閔王為王國所伐此言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

以本政教也非以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

故彊南足以破楚楚重於南南則楚之淮比也西足以

誑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二十二年與秦敗中足以舉宋

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

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為龜鏡也是無他故焉

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君明主之所謹擇也仁

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

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不可不善為擇道

然後道之塗塞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道達危塞則

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節七然後為

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問以何法道達之求誰人

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又

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

三君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

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持

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

則傾覆也

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

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

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

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

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

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



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巢  
子曰有陰而遠者有坦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坦明功  
者據古碑改玉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  
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  
民有言曰改玉改  
行玉佩玉行步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  
有于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  
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  
明日言壽可保也履讀為履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  
注云明則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此何故有厭然深藏于  
歲不更改  
之法乎曰接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  
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  
可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  
歲之信士何也久問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  
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是千歲之士不  
以壽千歲也故自持則能持國故與積禮  
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禮  
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

卷四

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  
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  
獨治也然則疆國榮辱在於取  
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  
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  
懼而求能者如是者疆若燕昭  
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  
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  
楚襄王左州侯  
右夏侯之比也其系大而王其系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  
之則小巨者大  
之極也其系大而王其系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  
各半如水  
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疎不恤貴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  
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  
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



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故曰粹而王

駁而霸無一焉而亡國篇又見賦篇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與

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慕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刀即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无賢人若厲王專任皇

甫尹氏即暴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

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

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

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者也

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如日月之光明詩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

禮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

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

王制 七卷五

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

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

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其綦也

寫誤耳佚安樂之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

具具謂廣人富貴治辨疆國之道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

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國之道焉有讀為又辨分

朝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

重意孟盡心下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枝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故曰

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

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

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聞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



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  
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人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  
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  
察若言矣於平讀為焉呼若言如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  
在知其道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  
使條治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是以  
是傷游玩安憇之樂煩瑣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若夫  
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  
詩論選擇之也率循也宿道止於道也鄉方不是夫夫人主之職  
也論相人主之職若是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  
約而詳事至秩而功垂衣裳不下尊席之上而海內

生霸動 七卷六

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

重意 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

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

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

人主必窮治小事則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

足者使人為之也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

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尹子曰堯南撓交趾

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然也韓子

曰夫為人主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

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音而實

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諸天子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  
耗悴莫甚焉耗謂精神竭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  
易勢業臧獲奴婢也方言謂刑徒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

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答



得謂之獲也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以是懸天下

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勝天下之重一四海

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論德使能

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

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

議摠領也議其所統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則天子

共已而已矣共已謂為恭或讀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

莫不治辯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是百王之

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百里之地可

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

王霸 七卷七

可以取天 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

下之道 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一人彼其

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彼國之人苟一於我

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

國取天下之道 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

者材 脩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

之民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賢士一

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

是其外矣其謂俱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竭盡也

官職事業是天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

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 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



先危兩者合謂能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羿逢蠅門者善服射者

也逢蠅門則逢蠅家文字射於羿羿逢蠅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

王良趙簡子之馭韓子曰字伯樂造父聰明君子者善服人

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

人矣王者之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

羿逢蠅門矣射及遠中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

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

在齊齊楚秦天下疆其用知甚簡用智慮其為事不勞而功

名致大甚易處而其素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

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

王霸 七卷八

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

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

之重多也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

甚高謝與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

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考制如此其盛

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

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實服大刑

也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官其諸深室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名聲

若日月功積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嚮是又人

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

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



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間靜莫愉焉也或讀為閑愉樂也

心好利而穀祿莫重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

而有之畢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畢牢未詳畢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

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畢讀如以樽茶慕之樽牢

皆料理轉運之意也人苟不狂惑驚陋者其誰能睹是

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違是之士不世絕千

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

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

外賢疎賢也偏卒偏黨而卒所愛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疎無偏貴賤唯

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讀為曠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

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未還起復功一天下

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

可以察若言矣此可以察如揚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頭

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揚朱戰國時人後以言子焉墨子弟子禽滑釐其說

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与墨相反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為

欄或曰四達謂之衢竟知也半步曰頭頭差也言此歧路第過半

半步則知差而哭况跌千里者乎故甚此亦榮辱安危存亡

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戒亡故可哀甚於衢塗

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無不知求誠能之士

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

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无伍罷女无家韋昭曰病也无行而罷周禮以士麻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

也無國而不有原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

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



在下偏而國危

上偏之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也

上一而王下一而亡

謂令行之也

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

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

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鄘

同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

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齊謂无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

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他

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

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

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故聖王先愛之孝經曰

王霸 七卷十

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上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

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

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於不敢踰越也

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民之道而得民

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

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正矣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

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

餘並已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

物使稱於用稱尺正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

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徒給役者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差皆得其



宜也既尺寸尋丈莫得不脩乎制數度量然後行

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

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用人君上故君子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

之政也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網紀者謂相也則

身然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

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

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

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

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

論說之中无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

為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國意易繫辭垂故湯用

生霸 七卷十

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自單者五

伯甲言功業甲於王者伯讀為霸齊桓公閔明之內懸樂奢泰游抗

之脩懸樂奢泰也泰與法同既與沉同言齊桓唯此是脩於天下不見謂脩謂天下不

飾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

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守任賢也問篇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晉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知者易

為之興輿力而功名甚大知者知任賢之君舍是而孰足為也

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

道行也必行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

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

字有讀為又智下同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



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

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

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

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間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

化其上間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是治國之徵也之謂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

驗在分定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

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

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

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

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語先

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師愈与子曰過猶不及

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

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或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

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

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

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昭之以觀其盛者也

論選擇也指拍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綱紀也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

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以飾朝廷臣下百吏

之分修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誠功

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誠功當為成功效致也居禮

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士廢置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

也息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



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  
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生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修  
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  
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  
以次之賞當為尚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  
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備與混同生  
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  
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  
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  
斷亡而不愉者無他故焉不愉不字刺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  
也亂世不然汗漫突盜以先之突凌觸也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

之俳優侏儒婦女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戲弄者特亂也使愚

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盜使民則致勞苦是故

百姓賤之如佞惡之如鬼字書无匪字蓋當為匪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庭而矣若新屋

作賤之如也日欲司間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間伺其間隙投擲

也籍也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已死不可得也說

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

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道為其後來報我也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

所取於民而巧若其甲作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

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

愈厭而好新是傷國愈足也不好脩政其所以有啖







死制然而矣動然則百吏更法將然則而國常  
不亂商賈數怒無詐則商民安其通財而然則  
矣所不之物百工忠信而不搖則器用之便而財不匱  
矣所不之物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  
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  
固以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辯  
也

策論五注荀子卷第七

策論五注荀子卷第八

尹道篇卷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  
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出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  
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  
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  
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  
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  
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  
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  
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



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計投鈞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懸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勝斛敦既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負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負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計投鈞而公不待衡石稱

懸而平不待斗斛敦既而嘖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命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勤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歛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戾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勤待人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謹而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



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有而治足以稽矣  
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  
周決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肆  
貧窮而不下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  
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  
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為身也謹脩勅而不危其應變  
也齊給便捷而不惑於天地萬物也務說其所以然而  
致善用其成其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  
致善用其功其侍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  
不偏其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不容而  
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

閔明達用天地理萬物變而不凝血氣和平志意廣大  
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禮  
也請問為國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  
景正君者樂也樂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  
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  
聞脩國也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  
有社稷者也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之親愛已不  
可得也人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  
人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  
兵不動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  
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



樂之聞難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肖時而落故人主欲疆  
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  
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蓄而得之者不世絕  
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  
莫好之也然而于時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  
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  
爲之也不爲少湏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  
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夫  
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  
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君人者愛人而  
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太師

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  
羣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  
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  
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  
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  
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  
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  
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  
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  
擅言上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  
以是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



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  
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  
是所以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躬其能  
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  
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  
味而珍備是術也聖王則術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  
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  
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  
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菲實之用大夫士無流淫  
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  
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備矣故曰治則術及百姓亂則

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  
尚賢使能則民知方慕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  
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噫序事業材  
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  
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  
節者起書曰先時有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  
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  
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  
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止誠能  
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慙  
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



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  
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  
謂也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  
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  
便曰在慎取相道莫經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  
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  
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  
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  
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  
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柱木而恐其影之枉也  
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

之瘞也脩乎道之人汙邪一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  
死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柱木而求其影  
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  
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  
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  
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  
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  
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  
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  
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誣邪哉故伯樂不  
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人主欲



得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  
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得之之  
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  
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  
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  
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管上下將內以城固  
外以距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廢滅亡可立  
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  
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柱稷者莫不  
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  
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

管子  
卷之八  
八十七

國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  
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  
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  
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  
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  
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  
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齟然而齒墜  
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  
不可以獨也非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用之於是  
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  
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



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閭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自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施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

謂國具人主不能不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可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



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賤謂之危國雖臣若存古  
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  
原扃錄計數織畫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脩飾  
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脩業不敢益損可傳  
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之為  
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人之為安國也知有  
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勿也知務本禁  
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  
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  
道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然後人主之道也  
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

是人主之要守也主不能論此三材者與臣下爭小察  
而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得乎  
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平才可成此之謂也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八



三



